

舅爷姓杨，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四个表叔。他们这一代是海字辈，四个表叔依次为云、福、平、原。四个表叔出落得

□ 陈友兴

表叔在供销社的位置好，在城里工作吃公家饭的是老二和老四。“娘舅表，大三分”。父亲对表叔们向来尊重，但跟四表叔的关系最紧密，来往最多。四表叔和父亲同龄，脾性相投，自小在一起的时间多，还差一点成了一同扛枪打仗的战友，两人凑在一起，总有没完没了的话题。

四表叔在城上的一家大的国营工厂工作，每年春节回来都要看看他的姑母，也就是我的奶奶，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很多。四表叔长得帅气，他年轻时的照片我看过，圆脸宽额，浓眉大眼，隆鼻方口，留着那个时代流行的小分头。即使以现今的标准而言，也算得上是帅哥。四表叔不仅长得帅气，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乃至于篮球乒乓，都能来两下子。在单位里，绝对是个文文体尖子。一次，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起当演员的难处，一致认为难就难在哭，哭得像，哭得逼真。表叔说，这有何难。说罢，用手往脸上一抹，立时露出凄苦之色，鼻子一抽，喉头一哽咽，大滴大滴的眼泪顿时滚滚而下。

表叔在工厂是跑供销工作的。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跑供销绝对是要看人脸色的行当。但四表叔天生就是个跑供销的料子，见人三分笑，开口自来熟，什么样的大事难事急事，只要厂里的老杨一出马，保管成功。表叔的功夫全在他的嘴皮子上。父亲这样形容过，四表

叔只要蹲在河边上，对着水里说道说道，不消五分钟，就是鬼，也会从河里爬上来。

表叔在供销社的位置好，在城里工作吃公家饭的是老二和老四。“娘舅表，大三分”。父亲对表叔们向来尊重，但跟四表叔的关系最紧密，来往最多。四表叔和父亲同龄，脾性相投，自小在一起的时间多，还差一点成了一同扛枪打仗的战友，两人凑在一起，总有没完没了的话题。

抗战胜利后，二表叔已经是王必成部队的一个小连长，奉命从队伍上回来带兵。他动员的是四表叔和我父亲。奶奶舍不得我父亲走，只四表叔一个人去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特别艰苦，国共双方拼死厮杀，胜负无常。不知是在苏北还是在鲁南的一次战斗中，四表叔失踪了。几年后，上海战役结束不久，已是参谋长的二表叔，在国军徒手官兵的行列中，看到了他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表叔。兄弟俩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真是始料未及。

后来，四表叔参加志愿军去了朝鲜，负了伤，立了功。伤就在背部，美国人的飞机炸的。伤愈后转业到城里的工厂，据说这里面还考虑到了二表叔的因素。

四表叔很喜欢我，在我小的时候，给我讲了不少部队上行军打仗的事情，但讲得最多的还是朝鲜战场上的故事。

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过五关斩六将，提到走麦城时，终归有些不爽。

圣人亦然。

河蚌，过去在我们水网地区的乡下是一种很普普通通的水产品，它一点也不显得高级贵重。只要你高兴，在一年四季都可吃到，而且几乎不花一分钱。然而，这些年来它的身价却不一样了。我曾在一个景区看到一个特色招牌菜，这个菜名很特别——“湖八鲜”。这“八鲜”明细中，河蚌竟然排列在前。在高兴之余，一种怀旧的情绪却罩上心头。不知不觉中，我孩时那在河中摸河蚌的情景又一幕幕的跃然在眼前。

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正读初中的当儿。那时，农村里还没完全实行计划生育。一般每个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多的有五六个。孩子们平时没地方玩，更没有什么玩具。每逢夏秋两季，河沟就成了我们孩子们的乐园。大家浩浩荡荡下河学游泳、打水仗、扎猛子、罩鱼、逮田鸡、摸河蚌，个个不亦乐乎。由于各家孩子多，大人忙上工，我们下水时也没大人看护。大家完全是自愿组合，大的带小的，小的带细的。大人们从来没担心过，任凭我们水中作乐。当然，我们也没出过险，还通常是一回来便带上摸好了的满满一桶的河蚌、螺蛳、小鱼小虾让家人美美地吃上几顿。

那时，乡村时兴搞土地“方整化”。“方整化”，就是把田块规划成“田”字格，在一定距离上开挖新的“生产河”。这“生产河”河河相通，织成水网。河坎上栽上“钉子槐”或“钢芦柴”或“大叶子杨”或“苦楝树”，春夏秋三季一片葱郁，绵延数里，人称“绿色长城”。我们孩子们便在这“生产河”里摆开了战场。只见每个人的身上都系上根长长的麻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扣在一只木桶上。大家先是沿河边浅水区摸河蚌和螺蛳，有的运气好的还碰巧摸到“大草虾”“桂花鱼”“虎头鲨”，还有“大江蚌”。我最喜欢摸“大江蚌”。这“大江蚌”体积大，肉肥且嫩，一个顶几个本地土生土产的河蚌。摸“大江蚌”我可称得上是名高手，因为我晓得它的生活习性。这“大江蚌”喜欢安静，常把大半个身子埋在有旋涡的深水区，让人不易摸到它，要摸到它必须有大的“水力”。我在小伙伴里“水力”是比较大的，也是出了名的“猛子王”。一

般三十米左右宽的大河我一扎下去中间不须露头换气，眨眼工夫就到了对过。我常喜欢到两条“生产河”交汇的“十字口”处摸“大江蚌”。这里水清、水旋、水深，河底的“大江蚌”多得很。要摸到这里的“大江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般“水力”的人是钻不到河底的。我常是先试探性的扎几个“猛子”，一是心中有个底它到底有多深，二是适应了河底下的水温。最后才深深地吸足一口气扎到河底。在河底，我便挥起两只手在河底的淤泥上快速地触摸着。碰上“大江蚌”外露的“翅膀”便两只手使劲地朝泥里一挖，一夹将它抱在怀里，然后脚用力一蹬人就窜上水面。人一出水面，往往会从嘴里强烈地喷出一根水柱，接着是一阵剧烈的一呼一吸。那一刻儿，既累又兴奋，一种快意自然地溢满在脸上，同伴们个个都羡慕不已。

河蚌摸多了，人们吃得也乏味了。于是，大人们便变着法子吃，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纯“红烧河蚌”、有的是“青菜烧河蚌”、有的是“豆腐烧河蚌”、有的是“韭菜烧河蚌”，条件好点的人家还来个“咸肉烧河蚌”。当然，也有更另类的吃法就是依照做猪肉“狮子头”的方法用河蚌肉做成“河蚌圆子”。记得我四婶曾做过，可惜我只吃过一次。那滋味至今仍然缠绵于我的舌尖，引起我无尽的回味。

“摸河蚌”这活对现在孩子们来说一定是很陌生，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一种水上危险“游戏”。但它对出生于水乡的我们“60 后”的人来说却一点也不新奇和为难，大部分人都经历过。通过“摸河蚌”我们几岁就会学去游泳，学到了求生、救援的基本本领，更重要的是它锻炼了我们的胆气，养成了吃苦、耐劳、勇敢、拼搏的精神，对后天的成长大有益处。记得十八岁那年刚参军的我被部队送去教导队学游泳，我嘴里没说心中高兴——这可是我的强项啊。到了一周集训考核时，我拿了“武装泅渡”和“蛙泳”两个第一。当时，集训队的杜队长问我有什么诀窍，我说：“我没什么诀窍，因为我来自水乡，会水是我们水乡人的一种本能。”

张师傅在一家五金厂做了四十多年的机修修模具钳工，退休后被招到我校做钳工实习指导教师。他皮肤黝黑，跟铁的颜色差不多。

张师傅教学生的方法奇特，每接手一个新班，上第一课课，就让班上力气最大的学生跟他扳手腕。年轻气盛的职中学生欺他年老，捋起袖子就跟他干起来——可是，几年过去了，至今还真没有一个学生能扳得过他。做钳工长年锯、鑿、削、锉，靠的就是臂力、腕力，这么多年下来，张师傅具有了铁一样的肌肉。你还别说，张师傅这种方法还真管用，再调皮淘气的学生到他手里都会变得服服帖帖，认真真。不服也不行呀，年轻小伙子手劲不如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心里惭愧着呢。张师傅背地里跟我们说，他这是跟鲁智深学来的，鲁智深就是用倒拔垂杨柳镇住了一群泼皮无赖。看来，张师傅很懂得教育心理学呀。

熟练的钳工具有的不光是气力，也要有精细功夫，巧劲。张师傅表演过两个绝活，一个是，不用划线，直接在一块半公分多厚的铁板上，锯出一个正三角形铁块。当他把一次性锯好的铁块从台虎钳上取下来的时候，学生不相信，一个学生立即用游标卡尺来量，他卡来卡去，结果发现三条边尺寸真的丝毫不差！再有一个就是，他用钻台给生鸡蛋钻孔。鸡蛋壳被钻了一个圆洞，

某年中考的作文题叫做《如果我有钱》，我有幸做了这次中考作文的阅卷员。有了钱的学生的想法还真是多，有这么个学生的想法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他说如果他有钱了，他先去买几大箱方便面，自己先吃个够，吃不完的就用来砸那些吃方便面不给他吃，还气他欺负他的那些狗同学。这孩子可怜，家里穷，从没吃过方便面，看到其他同学在他面前吃方便面就馋得咽口水，在他看来这世上最好吃的就是方便面。批作文是有评分标准的，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我也就大笔一挥给了个及格以上的分。

其实在我看到这个作文题之前的某年暑假，我在上海福州路上闲逛时“如果我有钱”的想法就在我脑海里转悠了，那些气势恢宏的建筑，每一家书店里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顾客读者让我很震惊，每一家书店里可以坐的地方长凳地面楼梯台阶都坐满了人，有的甚至就趴在地上抄写摘录查资料，而且里面都没一点声响，寂静得我和儿子不敢高声道。虽然明知自己不会赚钱也发不了财，但“如果我有钱，我想有个图书馆，也要有那么多的图书和读者”这样的想法就萌生了。三天的中考阅卷，头昏脑涨后这个想法就愈加鲜明了，而且伴随我多少年，直到后来又有了别的想法，这个想法才逐渐淡忘了。

今年中考，闲来无事乱翻书，我读了篇卢梭的《如果我是富豪》的文，“如果我有钱”的想法更多了。当然，我没他那么有情趣也没他那么洒脱和高雅，但我自以为有的想法比他还高明。比如，沿路种果树，果子结很多，就供给路人吃，谁想摘回家尽可摘回家，余下的就喂鸟。

如果我有钱，我想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有我自己的办学思想和风格。它不以营利为目的，我已经有钱了嘛！教育的对象首先是家长，我要让他们明白生儿育女的责任和义务，然后再教他们如何做家长。其次就是那些不能适应普通学校教育的儿童和少年。日本，有的学校七名教职员专心致志地服务于六名障碍儿童，耐心尽力投入，让他们感受到声、光、色和动作，写照着对一切生命的慈爱 and 尊敬。要不就办一所像美国瑟谷学校(马萨诸塞州)那样的学校，学校里没有老师没有课，不管多

而蛋壳下的薄膜竟然保持完好无损！——这两个绝活，都需要极佳的手感，超稳定的心理素质，非常人能够做得到。由于技术高超，张师傅在县五金厂的时候，工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钳工张”。

也许张师傅命中注定就要跟铁跟车床打交道一辈子。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母亲请算命先生给他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喜神是金，应该从事跟金属有关的行业。他母亲信命，找人让他进了五金厂，做起了钳工，一做就是四十多年。

“钳工张”名声在外。他退休后，多个厂家要高薪聘他，他都回绝了，他说，他要是在厂里，厂里的年轻人就会受到限制，永远挑不起大梁来。当他得知我校招聘钳工实训教师时，立即就来应聘了。应聘的时候他并不关心学校给他多少工资。他说，现在社会上技工越来越少，能把技术传给年轻人，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学校领导并没有给张师傅规定什么作息时间，但张师傅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迟到早退。他同样对学生也严格要求，学生在他手下也算领略到了什么是“铁一样的纪律”。我见到张师傅始终都挺直着腰杆，举手投足都显出一种“硬”的味道。我想，张师傅跟铁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铁”不仅已经进入了他的肌体，而且已经进入了他的灵魂。

大年龄的学生，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从教职工到学生都民主地管理学校的事务和财务，允许孩子谈话、阅读、绘画、做饭、学法语、弹钢琴、打球、爬树或者就只是到处奔跑，最终即

□ 翠屏

便在那儿钓了两年鱼的两个男孩也一个成了音乐家，一个成了计算机科学家。

我想造一片绿水环绕的树林，一片草地，一座房子。树木不必名贵，有浓荫即行，当然也要有一些果树。树林里要有路和一些设施。谁都可以在树林里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跑步舞剑或者打太极拳。草地要有一些花草，这样孩子既可以在树林里捉迷藏，上树摘果子下河摸鱼，又可以在草地上追逐奔跑嬉戏捉蜻蜓捉蝴蝶，或者干脆就躺在草地上狗一样地打滚猫一样地逗趣。房子不必豪华，大到好让我经常招待我长大的那个村子的村民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可以慢慢地吃，慢慢地喝，边吃边谈，早饭吃到中，中饭吃到晚。吃完了就在树林里或者草地上坐着说闲话，听戏，玩纸牌，吃果子，笑谈我们小时候过家家谁是谁的新郎或新娘，揭露或者自我爆料谁曾经偷了地里的地瓜挨了谁的打。

我的同事同学朋友在周末或节假日能来我这儿聚会，饮酒叙旧，喝茶聊天，K 歌跳舞，听音乐看大片，从黄昏直到夜深人静时，一切的纷扰烦忧辛苦劳累都得到释然。我有几个文友，就算他们写不出《兰亭集》里的千古文章，但在这浮躁尘嚣世上的今天，他们还能够静下心来写一点感悟劝诫或净化心灵的片语只章，只要他们高兴，在天清气爽惠风和畅的日子里，我招待他们的筵席就设在绿水河边，他们饮酒作乐，赋诗作文，且不管他们的诗文如何，有那么点意思就行。

前面我所说的被我淡薄了的图书馆我还是要的，我不敢奢望美国国会图书馆或大英图书馆那样的规模，有几万册图书，适合大众特别是儿童青少年阅读就行。当然现在人们都上网了，还有谁读书，就是读书也读电子书了，但我相信一定还有像我这样迷恋纸质书的人。

这样，如果我的钱还是没有用完的话，我还想开办一个心灵花园，为那些丢失了希望和梦想为那些迷惘的孩子指点迷津。

我的这些想法可能在真正的有钱人或富豪的眼里也就是前面那个想方便面的学生，抑或是畅想着皇帝天天白馍吃到饱的那个农民也未可知，但我还是觉得我这种没钱有想法的穷人的幸福指数和那些有钱没想法的富人的幸福指数不可比。我可以轻松愉快地想这想那，他就只死守着钱罐子过日子，生怕这样那样的麻烦找到他。

你两个卖给我六十泰铢，我再给你二十泰铢小费，这样你我都赚了。小姑娘摇了摇头，游客急了说：“又没有人知道。”小姑娘静静地看了他一眼，说：“佛会知道。”

如今，我们的物质条件日益增长，这时候，应该呼唤信仰的回归，来净化我们的心灵。

文 游 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